

当年,我奶奶怀着我爸爸嫁给了老李



都市传奇

老李回乡路上碰到孕妇

康红告诉我一个故事……康红的表达能力有限,现在我用我自己的语言整合如下:

老李。当老李还是小李时,他是个弹棉花的,部队定点在他这儿弹棉花做军装军被,小李人好,弹的棉花又像雪花一样白、一样软,部队就长期照顾他的生意,而且从来不赊账。

后来,老李决定回家,部队首长见留不住他就发一笔钱放他走了,毕竟老李出来都20年了,从18岁的小鬼变成了38岁的老鬼。他要回家娶老婆。

部队给的那笔钱正好可以修房子可以讨老婆,老李回家的路上很高兴,走啊走,见离家很近就取下背上的大弓弹了起来,当当,每当他高兴的时候就要当当弹起大弓……突然他发现,耳朵里听到的不仅有他的当当,还有女人的哭声,定睛一看原来前面有几个兵匪在抢女人。老李本来不想管闲事,可他再定睛一看,那被抢的女人容貌好看,身怀六甲。

老李大喝一声,抱着大弓就冲了上去,老李刚从部队回来,身上穿的又是黄军装。那些兵匪以为碰上大部队,跑得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。

老李扶起地上的女人,说这么乱你跑出来做啥子,赶紧回家。那姑娘一听婆家泪水就哗啦啦,老李一见吓了一跳,说婆家出事了么,那你赶紧回家,姑娘泪水就更哗啦啦。

我爸在老李的照顾下粉墨登场

听到这里,大家想必知道

那老李,就是我爷爷,不过那时他还没升格成我爷爷;那回不了婆家也回不了娘家的姑娘,就是我奶奶,不过那时她的身份还是庄亦归的太太。庄亦归撤离大陆前以为三个月就可以打回来,可是他万万没料到,他根本回不来了,庄亦归还没料到的是,他刚刚撤离省城已经乱成一片,有人就传说他已战死沙场,消息传来,庄太太哭得晕死过去。

此时,城外是枪炮隆隆大军压境,城内是被击溃的兵匪满城抢人,甚至有一股从陕西撤下来的流兵在梨花街烧杀抢掠,庄亦归的太太身怀六甲,吓得花容失色,好在伺候她的老妈子帮助下才躲过一劫。

庄太太心想,城里肯定呆不下去了,庄亦归战死沙场,可她腹中有庄家骨肉,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,当即决定和老妈子一起回老家。她俩穿着老百姓的衣服,混在人群中出了城,走啊走,走了三天终于到了老家广安,可一看就傻了,原来的家一片废墟。有好心邻居告诉她,三个月前打仗时,这家人死的死,跑的跑,全都不见了。庄太太当下就和老妈子抱头痛哭。

两个人就上路,第一天没事,第二天没事,第三天早上刚从小旅店出发,突然有一排炮火打过来,还有一群敢死队亮着刺刀说要和红军决一死战,四下一片大乱……枪林弹雨中,老妈子竟被一颗流弹打死了。庄太太一时悲痛欲绝,觉得人生了无希望,不料祸不单行,就碰到几个兵匪来劫财,见她姿色过人顺便还摸了几摸,庄太太何时受过这等气,可一弱女子如何拼得过那群悍匪,正寻思咬舌自尽时,只听到耳边

一阵怒吼,一个穿黄军装的大汉拿着一把大弓冲了上来,几下就打跑敌人。

老李见庄太太细皮嫩肉,言语中又有迟疑,当即猜出这一定是大户人家出来逃难却又有难言之隐的,也不好细问,他是个直性人,就说你不如跟着到我家吧,你可先行到我家避一避,等避过风头之后你再出去寻亲也不迟。

庄太太本不想跟一个陌生人走,但又一寻思现在正没有去处,而这大汉看来又是一个好人。她举目无亲,于是放下南浦艺专才女的身段、放下国军少校军官太太的架子,扔掉那些绸缎衣服,只拎着那把小提琴,把匣子里也装满了琴谱作为伪装,跟着老李一起回村了。

庄太太正待分娩,老李本来就为人殷勤,这下真当成自己老婆一样,又是炖老母鸡又是煮红糖蛋,跑前跑后地伺候,待庄太太生下一子后乡亲们纷纷来朝贺,都夸这孩子长得既像妈又像爸。之后的故事变得很简单,庄太太举目无亲,生下一子后见老李也疼得和亲生的一样,母子俩正需要一个像老李这样的男人照顾,不用说长夜漫漫,干柴烈火这样的话,时间一长,自然就真正嫁给了老李,当然,婚礼是不能明办了,只能给乡亲们散发些喜糖了事。

这样,我爷、我奶、我爸就正式登场了。

我爸临死前留下了琴匣子

也该我爷福浅,我爸3岁时,我爷因为喝酒夜归跌进一个池塘,第二天捞起来时人都没气了,他连个子嗣也未留下,帮人冒名顶替了三年老爸就走

了。我奶虽不喜欢我爷,但她念我爷当年救命有恩,而且娘儿俩全靠我爷拉扯,心中大为悲痛,为了纪念我爷,也为了保证安全,所以一直没跟幼小的我爸说明出身,也不改姓,只是一个劲地教我爸拉琴,让他长大后一定要去省城,去读音乐学院。

我奶还没有等我爸考上音乐学院,就郁郁寡欢而死。那年我奶42岁,我爸20岁。临死之前,她拿出那匣子,拉着我爸的手述说了多年的秘密:那匣子其实是后周皇室的一个首饰盒,原来装着一对雌雄手镯,雌的那只被你爸带走了,雌的这只在匣子的暗格里。

我奶撒手人寰后,我爸努力练琴,他并不知道他亲生父亲其实没有战死沙场。可我爸时运不济,那时的音乐学院不是一年一招考,也不是统考,而是首长一拍脑门,高兴了就一年招一拨,不高兴了三年都不招一拨,而且政审严格,后台也要极硬。一连六年,我爸考了三次都没考上,眼见自己已26岁却一事无成,觉得非常对不起我奶,苦闷之下生平第一次喝了酒。那是一个炎热的晚上,他突然就有跳到河里洗个澡的想法,他纵身一跳,却摸到一个女人光溜溜的身体,我妈。

我妈生性豪放,尤爱晚上跳到河里洗澡,那时候还没有裸泳这个说法,她管这个叫冲凉,那天她还没有冲得很凉,却觉得胸前一热,被一个男人摸到胸脯。我妈大怒之下和他一阵搏斗,先在水里搏斗,后来又转移到岸上搏斗,又奔到树边搏斗,不知为何,搏着斗着,他俩就跑到旁边的谷墩里了……

那是1975年夏天的事情,

10个月后,我就出生了。

村里张灯结彩,喜迎村大嫁女,当时我妈笑得合不拢嘴,一点都不含蓄;而我爸低头垂泪,情知此生梦想已断,他本来还想最后再考一次音乐学院,可这下完了,因为我妈一心想让他成为拖拉机手,而不是小提琴手,为此,他俩已吵过很多架了。

从此,他只有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我身上,教我拉奶奶很喜欢的《月光奏鸣曲》,只是我不争气,每次拉得和杀猪一样,也难怪我妈说这是“月光救命曲”。

后面的事情想必大家都知道,我爸带我去考音院附小,我却被一道旋转门嘎的不见了,失去五年一次的特招,他郁郁寡欢,和我奶一样死去。

我又见到了亲爱的袜子

我厉声质问康红: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,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些的,知道这些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,你不告诉我是什么居心,还有那份判决书是怎么回事,真是判了10年吗?

康红的答案是:从发现那个匣子里的秘密开始,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有重大隐情,所以一切都是在演戏,昨天那份判决书上面连法院的公章都没有,难道你没注意到?哦,你当然注意到,当时你吓得都快尿裤子了,还充英雄好汉。

一切真相大白,我坐在地下遥望苍穹,觉得脸上湿润了,莫非是为往事感怀为今事激动而哭,不是,我回头一看,一条土狗正在殷勤地大舔我的脸,我挥手把它赶开,咦,这口水味道很熟悉,Oh,My God……不对,应该是Oh,My dog。

My dog,我的袜子。



李承鹏 著
万卷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掘得第一桶金后,李可乐和他的四个朋友开了一家寻人公司。一次,他们刊登的寻人启事被一个空姐看到了,而他们需要找的那个人恰巧就在空姐服务的那个航班上。空姐打来电话,就此认识了李可乐。接下来,李可乐就一直为了公事和女人忙碌。在经历一连串的都市历险后,李可乐修炼成一名英雄。

上期回顾

在康红的“监视”下,我去乡下捐资建学。回来的路上,我们遇到了地震。克服重重困难回到成都后不久,康红和杨警官拿了一份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来逮捕我。进监狱之前,康红押着我回家去看我妈。结果在我家遇到了庄亦归,他说我是他孙子。

冯石把手上的几千万都拿来贿赂了,还觉得不够



地产风云

人性的力量

一晃两周过去了,冯石天在为土地证而奋斗。

他早已经忘了那些老酱油厂的工人,他也忘记了自己曾经许下的那些愿。冯石只打算给国土局交一千一百万元,就渴望在很短的时间里拿到所有那四百亩地的土地证。为此他探探副局长王明善的口气。

冯石连续约了两次这个王副局长,可是都约不上。冯石对姜青说:仅从这点,你就应该知道哪个局最腐败了。你就应该知道谁该枪毙了。

他与姜青一起去了国土局王明善副局长的办公室,他想当面与他聊聊,他渴望尽快拿到土地证。他知道对于这么大的土地来说,这点钱太少了。可是,冯石理直气壮,他是在为政府排忧解难,他为政府啃了谁也不愿意啃的骨头。

出来之后,姜青说:我们得给这个王局长多少钱,才能让他同意呢?冯石说:给他两百万吧,不,再加上二十万,听关树说他的前妻和孩子很需要钱。他现在的老婆是个演员,把他管得很严。关树已经把那二十万给他送去了。

姜青吃惊了,说:这么多,两百万,如果这两百万咱们给那些可怜的工人交社保、医保欠费,那有多少工人就有活路了?

冯石说:那是你的美国式的想法,华尔街的人有这么大方吗?

姜青不高兴了,说:华尔街有规则。

冯石说:好,那我就告诉你我的规则。我们现在一共还有四千多万。要把公司员工的工资补上,公司不能乱。要把供电

局的电费交上,电不能停,知道吗?我喜欢光。还有水、暖气。徐绅那个戏,肯定不能先上马,给他们五十万,先弄着剧本再说。还要有些钱管这么大的公司人吃马喂的,然后,还要象征性地交上一笔土地出让金。

冯石说到这里,开始把声音放小了,他像讲鬼故事那样故意憋着嗓子说:剩下那两千万,是送给那些当官的,给林肖肖四百万,还不知道够不够。给魏碑两百万,给王明善两百万,不,给魏碑一百万就够了,把那一百万也送给这个王明善,这次不能送假表了,这次也不是假钞,这次可是真金白银,轻工局的头给二十万就行了,意思一下。那朝阳区的头,我看也不是好打发的,少说也得一百万。姜青,你仔细算算,我还能剩多少钱?我还有钱为工人看病、付社保费吗?其实,我拿回来的钱你也看到了,自己不花什么,我身上穿的这条裤子,还是两年前春节,徐绅给我买的。再看这双皮鞋,是意大利的,可是你看这儿,重新缝过吧?有时我想,我们这些有钱人,实际上在干一件傻事,把别人的钱想法聚集在自己手上,又为别人重新分配,显示自己的公平,对吧?

姜青看着冯石,说:我以为你为市里解决了问题,大家都会感激你呢。我以为资本的力量是无限的呢。

冯石说:资本的力量当然大,可是人性力量更大。

成功男人的背后

冯石显得很委屈,那天晚上他跟姜青在潮江春请林肖肖吃饭时,说到激动处,冯石的眼泪竟然出来了。

当时,林肖肖说:市里知道

你的艰难,你为我们分了忧。来,我敬你一杯。冯石先是喝了那杯酒,然后,他的眼泪就是在那会儿流下来的,边流边说:林市长,谢谢你们理解我的苦心。

林肖肖忙说:别,别这么叫,我可不是市长,我就是个助理。冯石点头,然后,又说:我们这些民族企业家,很难的。我知道,现在外资已经在进军北京楼市了,听说他们正在疯狂圈地,趁着北京的地价便宜,我是真的不希望北京也成了他们的殖民地,更不希望北京最高的楼,是由外国人盖的。我希望北京最高的楼,是由我,或者我这样的民族实业家,我们这样的民族品牌盖的。

姜青看着冯石和林肖肖从包房出来,她发现冯石的脸有些发红,眼睛里有点湿润的感觉,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反正有些异样。

他们来到了中国大饭店,他们坐在大堂里等待着周冰雪。

周冰雪来了,他在很远就笑眯眯地对姜青点点头,然后走过来,冲着冯石说:兄弟从英国回来以后,一直想约你。可是,我听说,你的土地证还一直没有拿上。为什么?林肖肖刚才给我打了电话。你们究竟想让我做什么?

姜青抢在冯石之前说:缺钱的人总是抱着美好的希望。周冰雪看着姜青,一乐,说:Hope for the best and prepare for the worst.(译注:抱最大的希望,做最坏的打算。)

姜青冲周冰雪笑笑,不过她打算跟他说英语,她说:最坏的打算就是还回到国外去。

冯石没有听懂周冰雪说的英语,他只是按照自己的目的行事,他说:周行长,我那个电

视剧很快就要上马了。我是听徐绅说的,你想见我。

周冰雪一愣,他还是不愿意当着别人说徐绅,他说:林肖肖给我打电话,是呀,我是想见你,可是,你怎么样都应该拿上土地证,我才好说话。

冯石说:我那酒店有房产证,上次不是给你送去了吗?

周冰雪狡黠地一笑,说:土地证。

姜青说:林肖肖说您会支持我们的。

周冰雪的脸上又露出坏笑,他整整自己考究的西装,说:Behind every successful man, there is a woman. And behind every unsuccessful man, there are two.(译注: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,而每一个不成功的男人背后会有两个女人。)

姜青对冯石说:周行长说,每个失败的男人都会有两个女人。你身边有两个女人吗?

周冰雪说:可我还说了,每人成功的男人背后,都有一个女人呀。

周冰雪自己哈哈笑着,就好像是他真的触动了最幽默的地方,他自己笑个不停。

冯石没有接周冰雪的俏皮话,他说:我下周就把土地证给你。

周冰雪又跟徐绅好了

与周冰雪分手后,冯石不想坐车,他与姜青走在长安街上,冯石说:关键是他跟徐绅又好起来了,我听关树说,他们最近非常甜美。

姜青没有说话,她朝远处望去,那儿一片黑暗,她说:北京的东边真黑呀。这儿行吗?

冯石说:我们所有的努力



王刚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主人公冯石是一个地产商,表面上是一个拥有财富的贵族,但实际上却过着一种入不敷出的生活。冯石为了打造自己的“Modern”,不得不从银行大量贷款。于是,徐行长的儿子徐绅、酱油厂厂长毕石章、海归行长周冰雪、市长助理林肖肖等人一起上演了一场戏剧人生。

上期回顾

在庆祝老酱油厂重生的会议上,很多领导人员都来了,有市领导林肖肖、国资委的魏碑副主任、国土局的王明善副局长,还有银行的徐行长等等。就在领导们发言的时候,冯石的心里产生了不祥的预感。不一会,从外面来了一群工人,他们把所有领导堵在了会场,要领导给说法,冯石这时站出来安抚了工人。